

又談黃紹竑 (二)

李 潔

閒話桂系人物第二部

前往楊永泰墓憑弔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廿五日，西安事變解決，委員長蔣中正平安飛回南京，動盪不安的國內大局，立即歸於平靜。因西安事變發生而齊集南京的人物也漸漸散去，回到各人原來的崗位。

黃紹竑於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由上海飛往武漢，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職務。這次湖北省政府改組，人事更動甚少，秘書長盧鑄、民政廳長孟廣彭、財政廳長賈士毅、委員楊揆一、范熙績、吳國楨均留任。這些人都是楊永泰前任主席和張羣前任主席的同僚，祇有建設廳長李范一呈請辭職，改由伍展空繼任。在楊永泰被刺，迄黃紹竑到任之前，中間有三個多月沒有省主席，一切政務都由他們維持，未嘗停頓。因此黃紹竑到來接事，各項工作都很有頭緒，祇是舉行了一個交代儀式，並沒有一些機關新舊交替的許多麻煩。這是人事安定的好處，在當時全國各省難得見到的好現象。

武漢是中國中部水陸交通的樞紐，行旅來往頻繁，社會環境複雜，氣候悶熱；住在武漢的人

，在行動上、心理上到處都表現着忙碌而不安定的狀態。湖北省政府既要應付各方面的軍事問題，又要應酬往來的軍政賓客。漢口租界的各國領事以及各國駐軍，省政府都要同他們來往周旋。還有一年一度的大水災，政府與人民都在提心吊膽中過日子。

武漢也是華中工商業中心，工商業發達，在全國各大都市中僅次於上海。外人辦的工業固然很多，我們民族工業也有良好的基礎。南皮張文襄（之洞）實開武漢工業史之先頁，他手創的漢冶萍鋼鐵廠、紡紗廠、織布廠、製麻廠、造幣廠、兵工廠、造船廠、製革廠都是在光緒年間就開辦了。可惜後來因機器陳舊，管理不善，資本不足，很多無法維持。當年我國工業，不是創辦無人，而是繼承者不能盡其責任。

刺楊永泰的案子，是國民政府成立後繼廖仲愷案發生的第二件重大謀殺案。該案初發時，社會人士固然是揣測紛紛；就是案子破了之後，很多人也不甚了了。主使的劉蘆隱，雖判了徒刑，但案情的內容，仍沒有公佈。楊永泰是一政治的能手，他輔佐蔣委員長，有很多貢獻，他在湖北

省主席任內，僅有一年多的時間，憑他的毅力魄力，不顧一切阻撓，做了幾件大事。要不是慘案發生，一定會有更多的建樹。楊永泰實幹苦幹的精神，值得欽佩。黃紹竑到任後，曾到他的墓地致祭，但見牛羊踐踏，木石縱橫，屍骨未寒，已無人過問，悼念之餘，不勝感慨。

讚佩楊永泰的政績

武昌是黃紹竑二十二年前負笈之地，當年街道狹隘污臭，由南湖學校入城，宛如進入腐爛地獄。到黃紹竑就任主席時，已經完全改觀了。楊永泰以他前在廣州辦理市政的經驗與魄力，終於將武昌改變為一個嶄新的形態，不讓漢口租界專美於前。黃紹竑到了武昌，同時也想到廣州，這真算是楊永泰生平留在都市中的兩個政績，適巧在粵漢鐵路的兩端，亦為有趣的事。

省府辦公處一向都在長街上，由前清的總督衙門改設。不知是那第一任主席，精於堪輿之術，察看舊址風水太壞，搬到另外一個地方。據說：「那是武昌風水最好的地方，省府設在那裏，可使主席任期長久，且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可是他的任期，並不能如他所期望的長久。二十二年張羣出任主席，就職時，黃紹竑代表行政院去監誓。祇見號稱武昌風水最佳地的湖北省政府，是在一條小橫街百壽巷的一個舊衙門內，局面狹隘，毫無全省最高行政機關的氣象。張羣笑着對黃紹竑說：「衙門面前原有兩根旗桿，因有礙風水，把它移到衙門側邊。」黃紹竑聽了，聯想起西遊記孫猴子被二郎神趕得沒處躲，把身子變為一個廟，把尾巴變為一條旗桿，豎在廟的背後，而為二郎神識破了的故事，不禁大笑起來。

楊永泰是主張省府合署辦公最力的人。他到任後，見省府舊址太不合用了，即行重建，把各廳處合在一處辦公，湖北省政府的合署辦公，是最徹底的。全府的公文，總收總發，集中處理。各廳處除直屬本身的機關外，所有公文都送秘書處核閱後，用省府名義發出去。比之分署辦公，應署承辦府稿的辦法，簡單而便利得多，但黃紹竑認為這種制度，尚有值得研討的地方。合署辦公的本旨，在節省時間、人力、物力，以提高行政效率是實行科學管理的措施。美國是首先提倡科學管理的國家。他的陸軍部五角大廈，能容納四萬五千人在一處辦公，指揮靈活，聯繫方便，工作效率極高，就是很好的例子。可是要徹底實行科學管理，必須以進步的科學設備與技術為基礎，如果不求機關的設備與技術的改進，而僅謀制度的改革，往往會發生很大的困難。

冶礦史中可悲事蹟

湖北的礦產，以大冶的鐵礦最為著名。礦區在大冶縣石灰窰村附近的象鼻山一帶。據專家說：礦石的成份雖好，但藏量並不十分豐富。它不是整片廣大的礦脈，而是聚集成窩的一大團，叫做「窩子鐵礦」。經年的開採，藏量已日見減少了。漢冶萍公司是前清官辦的，包含了漢陽的煉鋼廠、大冶的鐵礦及冶鐵廠與萍鄉的煤礦。也就是採運萍鄉的煤，將大冶鐵砂，在石灰窰冶成生鐵，再運至漢陽煉成鋼鐵，規模非常宏大。可惜管理不善，無形中就變成了盛宣懷一家的私產。黃紹竑蒞任時，漢陽鋼廠、石灰窰鐵廠，都已停工了。而且在國內外負了很多的債務，尤其是日本的債，償債的條件非常苛刻。所以祇得將開採下來的礦石，全數交由日本抵償債務，價格十分低廉。不但公司無利可圖，而工人終日辛勞，亦難圖一飽。因為大量礦石，國內既無大規模可以冶煉（石灰窰鐵廠每日可冶鐵二百五十噸，已停工，僅大河溝鐵廠每日可冶鐵一百噸），即使能自己冶煉，這許多鋼鐵亦非幼稚的中國工業界所能全數銷納的。並且在冶煉技術上，生產成本上，亦不能與外貨相競爭，而債務又不得不償還。故大冶的鐵礦，就變成日本專賣品，稍不如意，日本就以停購債相威脅。這種「原料國」的痛苦，中國不知忍受幾多年了。日本將礦石運回本國，由八幡鋼鐵廠加以冶煉，成了日本國防軍事工業上的重要原料。中日戰爭爆發，屠殺中國軍民，佔領中國土地的日本武器，其中不知含有多少大冶鐵礦的礦石成份在內，這實在是大冶礦業史上最悲痛的一件事。

鹽患水患湖田糾紛

石灰窰係大冶的一個市鎮，與黃石港相毗連，在武昌的下游百多公里的岸上，大輪船終年可通。附近除鐵礦之外，還產大量的石灰礦，石灰窰想係因此而得名，更有幾處小煤礦。水路交通既便，又兼有這幾種礦，就形成一個工業區域。除冶鐵廠外，還有一個很大的洋灰廠（即水泥廠）及其他的小工廠，因此石灰窰在湖北工業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應城縣的石膏礦亦聞名國內，附帶生產的一種石膏鹽，每年產量，也有二三十萬擔。石膏鹽係吸收石膏礦洞的水，熬煎而成。據說：洪楊時候，下游鹽運不通，人多淡食，始發現此種石膏鹽，以供食用。近年來，以此為業者，頗不乏人。行銷區域，都為附近各縣，且多係私販。當年中央鹽務局欲禁止煎熬膏鹽，與地方時常發生糾紛。在黃紹竑赴任前，受鹽務局之託，設法禁止。他到任後，地方又設法請願解禁，但廢除小產地，集中大產地，是中央的鹽務政策，目的在管理便利，增加稅收，如浙江之餘姚、黃巖等鹽場，皆在廢棄之列，膏鹽、硝鹽自然亦非禁止不可。而且膏鹽、硝鹽缺乏碘質，含有毒質，不合衛生，理由是很正當的。但攸關地方部分人民生計，若祇是禁止，而不謀補救之道，則顧此失彼，困難仍多，歷任主席對此問題，皆處於兩難地位，而無法解決。

民國二十四年湖北大水，打破歷來的紀錄。漢口租界、武昌城區都用水泥築起防水的圍牆，

每當大水時，附近的人民，都在水平線底下生活，和荷蘭相仿可稱為「中國的荷蘭」了。楊子江水利委員會和武漢水利工程局，也可說是水害委員會和水害工程局。一年到頭，都忙於築堤防。主要的原因，實由於於下游水道淤塞，雨水宣洩不及。如果不由中央作整個計劃，從下游水道疎濬着手，祇是在武漢年年作那加高倍厚的工程，總不免有水溢堤崩的一天！

民國廿四年鍾祥羅漢寺大堤潰決，漢口左岸，自鍾祥縣以下，盡成澤國，人民的損失，自難數計。楊永泰主席，用了四百多萬元法幣，動員了二十多萬民工，才把它修復起來，工程浩大，可想而知。黃紹竑到任時，特地親身視察。

另外一個偉大的水利工程，則為金口閘。金口是黃紹竑參加辛亥北伐時登陸的地點，撫今追昔，他更覺有前往察看的必要。金口是附近幾個小湖的出口，每年江水倒灌，沿湖十數萬畝的良田都被淹沒。金口閘築好以後，不但原有的田，可以耕種，並且還可以新闢出許多湖田來，價值是很大的。那時全部工程已經竣事，係用鋼骨水泥建築的機械，開閘水閘，在全國中也是數一數二了。政府在那裏關了一個很大的農場，土地是公有的，人民耕作的收穫是各別的；政府貸予資本，並擔任技術的指導，與行政的管理，用意至善。可是人民對於這種集體耕種的生活，參加意願低落。尤其是在那裏原有田地的人，在水淹田的時候，因無力抵抗不得不放棄。現在水乾田起，他們又要爭回所有權。對於政府將他們土地劃為公有均竭力反對，引起了大規模的暴動，將農

場焚燒，殺殺農場職員。

黃紹竑到那裏的時候，附近數百農民一路頂香長跪請願，要求政府發還他們的田地。據查其中固然有若干失田的農民，但亦有很多豪紳在鼓動這個風潮。他們希望政府取銷土地公有與集體耕作的計畫。如果這個請願實現，那麼那些新漲出來的湖田，就為他們所佔有了。對於這事，黃紹竑正擬分別處理，而「七七」戰事發生，就擱置下來。

土地測量工作停頓

湖北省政府的財政，向來困難，收入不敷支出。自張羣主政以來，竭力緊縮支出，收支已可相抵。但是開源的工作，尚在開始着手辦理。湖北土地面積大於浙江數倍而全省田賦却僅三百餘萬元，與浙江還來得少。若能切實整理，則田賦收入，自然增多；前任擬仿行浙江土地編查辦法，特調金華縣長陳開泗到湖北去主持地政實驗縣。隨後又設立土地局，由楊綽庵創辦。楊綽庵去後，由汪浩繼任。汪浩係中央政治學校地政學院教授，黃紹竑主浙時，任平湖縣長，以辦理地政實驗為縣政中心，亦是秉承中央整理地政的意思辦理。一般對於湖北的土地整理工作，在技術方面，有主張飛機測量者，有主張實地丈量者。前者因工具未備，經驗毫無，後者則需時過久，難收速效。正徘徊於兩者之間，中日戰事爆發，以致未能循序實施。

湖北的稅捐，以營業稅為大宗，但全年收入，亦僅三百多萬元。黃紹竑到任後，派李立民負

責整理，先由武漢三鎮着手，短短數月，稅收比例即增加很多，並且征收範圍到達租界，這是以前湖北所未有的事。他如警察房捐，黃紹竑將此項捐稅交與警察局長蔡孟堅負責辦理，按戶催征，在武昌方面增加數倍，然而與地方權勢衝突的事情，也就多了。有一次，警察局長受到駐軍機關的極大侮辱。由此可知武漢情形複雜，政令推行相當困難。

湖北交通，陸上有平漢、粵漢兩大鐵路，直通南北。長江橫貫東西，漢水及各地湖港，亦為內地交通的補助。以前政府首要之交通機關為航政局。其輪隻航行，東至九江，西至宜昌，北至襄樊，南至長沙，營業相當發達。武漢三鎮隔江相對，皆設有輪渡。每日往來人民，將近十萬人。民國元年以前，用小艇渡江，風大時即行停渡，而且大擺隊小擺隊（幫會名稱），往往在江中強行勒索，人民視為畏途，至是乃告絕跡。黃紹竑到任後，與地方集議，建築武漢三鎮大鐵橋，工程浩大，估計需款一千六百餘萬元，已有成議。並由錢江大橋工程處長茅以昇設計，開始鑽探，惜因抗戰停止鐵橋工程。公路交通無論量、質的方面都比其他省落後，原因是湖北已有鐵路和水路，交通已相當發達，其次湖北公路路線所經皆為沼澤地區，路基溼軟，鋪築保養亦不易。

農產方面，湖北棉花每年出產三百餘萬擔，佔全國棉生產量三分之一。此外，糧食和麻也是大宗。湖泊漁獲量大，以漁撈為生的人，不在少數。古人說：「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不是武昌所產的魚滋味不好，而是食得太多了，就

覺得腥臭的原故。這句話要久住武昌的人方可了解。由此可見，武昌多魚。

候差想當縣長人多

黃紹竑到湖北最感到麻煩的，就是那些想當縣長的人。他們好像前清的候補知縣，終年在那裏候差，時時上衙門來請求。好像當縣長是他們終身的職業，他們失了業，政府就得設法維持他們一般。這班人似乎是有組織有團體的，稍有機會，就拼命鑽營，或挑撥是非，興風作浪，以造成於他們有利的機會。黃紹竑爲解除這種麻煩，於是請准中央舉行縣長考試。這是黃紹竑從政以來舉辦的第二次縣長考試，但是所得的結果，也令黃紹竑失望。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間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要到廣州去祭黃花崗的革命先烈，路過武漢；湖北舉行了一個空前盛大的歡迎會。各國駐在武漢的兵艦都鳴砲致敬。林森主席一向是輕車簡從，不肯講求這些儀節的，所以他的行動，社會上都不很注意。早先報紙上的記載都是直呼其名的登着「林森至何處」，而不稱「國府林主席」。黃紹竑認爲這是有損國家元首的尊嚴，易啓外人的輕視。尤其武漢乃中外觀瞻所集的地方，對於禮敬元首的舉動，在國家體制的尊嚴上是極屬必要的。林主席在武昌逗留了大半天，就乘粵漢路車南下到了廣州。以國家元首的地位，致祭黃花崗的革命先烈，爲中國統一史上值得記載的事件。

粵漢鐵路在民國二十五年兩廣統一之後，才能通車。民國二十六年春，廣州至武昌的長途電

話，亦接通了。黃紹竑與廣東省主席黃慕松首先通話，這是珠江流域與長江流域交通史上的新紀元。在電話中都用廣東話接談，好像在兩廣地區內閒談一樣，並沒有覺得廣東、湖北之間，隔了三個省份，相距一千公里。那時黃慕松正在患病，不久就逝世了。這次的通話，成爲黃紹竑與黃慕松在最長的距離作最後的談話。

這時湖北省的民眾組織工作，如都市方面的義勇警察訓練、各縣的壯丁訓練等都在積極地推動。各種有關國防的演習亦相繼舉行。黃紹竑也如在浙江一樣，爲這種工作而忙碌。在黃紹竑的想像中，浙江人民的體格多是矮小而孱弱，湖北人民一定比較的高大而壯健，可是並非如此。黃紹竑所檢閱的湖北壯丁並不見得比浙江的強壯，反而表現出許多病態。最特殊的則爲很多人面帶煙容。因爲當時湖北不是禁煙的省份，而且四川、陝西、甘肅、雲南、貴州這幾省所產的鴉片煙土，百年來，大都以漢口爲集散的市场，所以湖北人民受毒最深。聽說宜昌一帶，比武漢附近各縣，還要厲害得多。使黃紹竑想起浙江的禁煙禁毒，由魯滌平主席直到黃紹竑任內槍斃了好些人，使浙江人民不致受到經濟上的無量損失與身體上的重大損害，而保障了國民經濟與民族健康。

水高艦到窮於應酬

武漢當水位最高的時候，一萬噸的巡洋艦都可直達，因此每值大水季節，就是湖北行政當局對各國海軍應酬最多的時候。除了常駐武漢的司令艦長之外，英、美、日、法、義五國駐遠東的

海軍總司令必乘大巡洋艦到漢口來巡視一次。在他們的心目中，中國的領海內河都是他們共有的勢力範圍。他們並不是友誼的拜訪或遊歷，而是任務上例行巡視。他們對於省府主席、市長等地方長官，表面上也是很尊重的，一到武漢，即先來拜訪，而地方長官亦不能不他們應酬。可是這種帶有示威性、侮辱性的交際，黃紹竑心中總感覺得難過。民國廿六年到來的就有英國遠東海軍司令李特、日本第三艦隊（即駐中國艦隊）總司令長谷川清及美國遠東海軍司令等。他們拜訪了黃紹竑以後，黃紹竑也得照例回拜，他們並且在艦上設宴招待。黃紹竑問美國海軍司令：「你們這樣大的船，駛入長江來，要不要中國領江？」他回答說：「有時候要，有時候也可以不要。」黃紹竑說：「如不要領江，會不會發生觸礁及擱淺的危險？」他說：「不會的，因爲我們已發明一種儀器，在航行的時候，水的深淺與有沒暗礁，在儀器裏很清楚的表示出來，不過航行慢一些就是了。」他並且邀黃紹竑參觀那種儀器。黃紹竑深覺得天然的險阻，並不能限制外人航行，一切天然的困難都被科學克服了。黃紹竑又問：「司令夫人是不是坐兵艦來的？」美海軍司令說：「不是的，她須坐飛機或坐商船到來，因爲美國的法令，是不許可帶着女人家眷在兵艦上行動，即使大總統也不能例外。」於此又使黃紹竑想到民主國家的規律，實在要比不民主國家嚴格得多。民主不是個人的絕對自由，而是人人要遵守法律的規定；這種立法、守法的精神，實在值得效法。長谷川清的座艦「龍田號」（三等

巡洋艦)僅有三千多噸。他說:「因為水淺,大艦不能進來,其實這種噸位,在長江已很合用了。」他的言外之意,使黃紹竑聽了,非常難受,好像他們這種兵艦,完全是爲了對付中國而用的。據說:「日本海軍對於長江的航行,更爲熟悉。不但參養了專用的領江,而他們的輪機人員,比中國的領江,還要熟悉得多。」長谷川清是日本海軍裏最年輕的中將,他在日本海軍俱樂部招待黃紹竑,他說:「一個宴會裏,沒有女人,是太寂寞了。在日本,最高級軍政長官的宴會,都可以叫藝妓陪酒,這是不違犯紀律和褻瀆尊嚴的。這次因爲在中國宴請中國的地方長官,所以不好意思叫藝妓陪酒。」黃紹竑以前也聽人說過,日本軍人同中國過去的軍人一樣,以酒色英雄自豪的。聽了長谷川清的話,證實了以前所聞的不錯(長谷川清爲「八一三」上海事變的主動者,後調臺灣總督)。

在國際的應酬場合中,文官的服裝是沒有規定的。如果有好幾個文官同在一起應酬,有的穿中山裝,有的穿西裝,有的穿長袍馬褂,弄得參差不齊,形式非常難看。民國二十六年四五月間英皇喬治六世舉行加冕典禮,我國除了派遣特使去慶賀之外,凡英國在中國有領事駐軍商民的地方都很熱烈的慶祝,邀請中國官民去參加。漢口的英僑很多,自是更鄭重熱烈的舉行。中國參加的文官,爲求儀容整齊起見,都穿了長袍馬褂,黃紹竑並掛了一個大綬二等雲麾勳章。那時天氣已熱,穿的都是沙馬褂單長袍,再掛上那個大綬勳章,就覺得累贅不堪。後來弄得滿身大汗,透

過衣表,更不雅觀。黃紹竑想,這種長袍馬褂,在閒常無事的時候,偶一穿用,倒也覺舒閒適意,若從事工作,或參加典禮的時候,實在是要不得的。不知國家爲什麼要把這前清的遺式保留下來,並當它是正規的禮服呢。

廬山組訓決心抗戰

武漢夏季的酷熱,黃紹竑在學生時代已經飽嘗過了。白天熱氣與水氣交蒸,人好像住在蒸籠裏一樣。煙囪上筆直的煙,一縷一縷沖入霄漢,湖沼的水,平靜的沒有一絲風來攪動它,成爲一個靜寂而煩悶的景象。夜裏仍舊是一樣,溫度並沒有減低,真是熱得怕人,所以住在武漢的要人,必須有個避暑的地方,來調劑他們的夏季生活。在平漢路上,河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鷄公山,在九江附近有廬山。這兩個避暑名山的開闢,主要的原因,便是爲了要避躲武漢的炎熱。抗戰軍興的前幾年,每到夏天,蔣公中正多半住在廬山,所以廬山一變而爲暑期中國軍事政治的中心。以前歷任的湖北主席都在那裏置備別墅,因此黃紹竑也準備了房子,以便到那兒去避暑。

廬山訓練團成立於民國二十二年的夏天,到二十三年仍繼續辦理。二十四年,蔣公入駐四川改在峨嵋山訓練。二十五年夏天,兩廣事變發生,蔣公赴廣州,暫停了一年。到了二十六年重新恢復。民國二十六年以前,黃紹竑時常往來這些地方,但沒有直接參加過訓練工作。而且以前的訓練,完全以軍隊重要的幹部爲對象,訓練的作用,是將過去曾互相攻擊互相對抗的所謂中央

軍、西北軍、東北軍、晉綏軍、四川軍、兩廣軍等等會合一起,在蔣公精神感召及懇切訓導之下,加以國家民族意識的陶鑄,懷於敵國外患侵凌的危險,使得他們把以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併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同時更積極的造成了精誠團結一致對外的新意識、新力量。所以訓練的時期雖極短促,受訓人員在學術上的收穫不多,而就其作用和效果言之,可以說是抗戰建國的一種原動力。但因含有對外軍事的作用,內容比較秘密,所以外間很少有人明白真相和意義。到了民國廿六年,訓練的範圍更加擴大了,把全國中等學校的校長,訓育主任以及辦理童子軍的幹部與黨政的幹部都集合到廬山去受訓。於是民國廿四年以前軍事幹部的團結訓練,乃一變而爲知識青年幹部的團結訓練,範圍和意義自更重大。

蔣公自兼團長,陳誠任教育長,孫連仲任第一總隊長,黃紹竑任第二總隊長。以下的大隊長、分隊長都是那時的軍、師、團長挑選出來的。抗戰以後,都在擔任著戰區副司令長官、集團軍總司令、軍長以及省主席等要職。羣英畢至,濟濟一堂,真是一時的盛舉。

第二總隊的宿舍,在山上的圖書館,是廬山最偉大最新穎的建築物,團員是全國高中與師範學校的校長與訓育主任,共有一千多人,分爲三個大隊、九個中隊,完全按軍隊編制,實行軍事管理。這些久爲人師的學生,一旦拘束起來,嘗試軍隊的生活,自然有些不慣。當入隊的時候,首先要將西裝的長頭髮,古裝的長鬚鬚剪去,變

成一個士兵的形象。有兩個鬚長及腹道貌岸然的團員，對於此種規定，頗不願遵守，而請求保留。他說：「數十年相依為命的東西，一旦將它剷除，不但感情上有所不忍，在道義上亦有所不安！」這種說法似乎有點迂腐。他的不願剷除長鬚，不是所謂感情與道義的問題，而是一個習慣問題。滿清入關，漢人為反抗雉髮令，不知死了多少人，他們何嘗個個都是凜於民族大義而誓死不屈的呢？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因狃於舊習不願改變花樣，致被滿人疑為有意反抗而將他們殺死的啊。到後來這兩位學員的長鬚，在發生了一些小麻煩之後，終於剪了下來。

默然出征氣壯山河

有一天，舉行開訓典禮，全隊開到海會寺第一總隊的地點集合，並且當天要趕回來。山上的天氣與山下的天氣，完全兩樣。在強烈的陽光下行軍，路程雖不很遠，（來回四、五十里）但山路崎嶇難行，中途落伍的非常之多，天大黑了，還在爬那險峻的太乙嶺。有一個上海的學員在暗地裏說：「我從來未離過上海，從來也未見過山，上過山，這個苦頭我真吃不消了！為什麼不把第一總隊調到山上來，讓他們歇歇涼，領略廬山的風味。偏偏要把我們調下去，吃這個苦頭？真是缺德。」黃紹竑聽了他的話，不禁笑了起來。

一個人即使到了六十歲，如果重慶學生生活，那種天真無邪的學生習氣，仍會很自然的表現出來。這許多當過老師的學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入隊以後，馬上把老師的面目收起，表現出學

生的姿態。所以隊內的管理是相當困難的。凡管理上每一個要求，必須將事理說明，並時常提起他們自尊的心理，才能使他們迅速接受，一致遵行。有一次在飯廳內非常的嘈雜，值星官無法制止，黃紹竑祇是溫和的說了兩句：「你們應該自己尊重，不要長官來干涉。」說後，頓時靜肅起來。因為有知識有地位的人，受了旁人的干涉，心內總有些不平的憤懣之氣，而欲有所反抗，以爭取體面。因此干涉愈厲害，反抗愈激烈。縱然一時用強力制止了，他的內心總是不大舒服，遇有機會，還是要爆發出來的。倒不如提起他的自尊心，使他自已約束自己來得有效。這種辦法，不但對有知識有地位的人，應該如此，即是對普通的人也應該如此。

「七七」事變發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隊的官長學員，蔣公登壇點將，命令總隊裏的李默庵、馮安邦、劉堪等軍師長率隊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令出發的人員，站在講臺上，與一班

未曾出發的同學告別。真是人中英雄，氣壯山河。同學景仰羨慕的心，與企望效死致勝的心，都同時表現出來！

這是一個有歷史價值的鏡頭，留在腦海裏的影子，是永遠忘不了了！

武漢是抗戰的中心，情形特殊而複雜。黃紹竑因職務的關係，必須立刻回去照料準備。在距離結訓還有十天的時候，就下山回去了。到了省裏，處理行政事務外，正如在浙江時候一樣，忙着國防工事的佈置與建築。因為預料武漢是敵軍必然進攻的目標，必須早為準備。

黃紹竑自一月十六日到湖北接任視事，八月一日，調回南京另有任務，中間又在廬山擔任訓練工作一個月。實際上完全致力省政的時間，不過五個多月。湖北是一個衝要而複雜的省份，單就熟悉全省的情形而言，也需要相當的時間，在這很短的任期內，自不能有所施展。

（未完待續）

聖文 拾夢抒懷 隆重出版 李潔 著

本書作者早歲在浙江從政，迭宰大邑，來臺後從事新聞行政，主持電影及出版事業，閱歷宏豐見聞廣博，名作家阮毅成、周道濟二位教授在本書序文中均推崇作者就個人過去生活片段，以慧眼傾抒其感觸，滙為智慧的結晶，與一般回憶錄不同，讀來令人心領神會，趣味盎然。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壹佰貳拾元，歡迎購閱。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